

## 莫言小说中的性爱描写

[台湾]杨小滨

摘要：旨在论述莫言小说写作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性爱描写所体现的(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不同面向以及独特的修辞手段,也探讨了性爱描写在不同时期的发展。除了突出性爱的野性或原始生命力之外,莫言也将性爱和身体描写与文化探索和社会批判结合在一起,甚至表现为社会生活的荒谬换喻。

关键词：女性;野性;反讽;丑学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2)6-0018-02

莫言的小说写作是充满了激情的写作,对性的描写也是关注生命的重要表现。在早期的篇章里,莫言的重点在于讴歌自由、叛逆的男女性爱,比如在《红高粱家族》里就有余占鳌和奶奶在高粱地里欢爱的描写(那段张艺谋改编的电影《红高粱》里的高潮场景),以男性的“脱裸的胸膛”、“强劲慄悍的血液在他黝黑的皮肤下”、“粗鲁地撕开我奶奶的胸衣”这些带有强烈男性荷尔蒙气味的语句为核心,要突出的是“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这种对野性的原始生命力的赞美一直延续到晚近的《生死疲劳》,其中地主西门闹转世后变成驴,“一头纯粹的、纯洁的公驴,体形健美”,也体现了这种最原始的、赤裸裸的欲望,它在母驴花花的身后“像山一样立起来,用两只前蹄抱住它的腰,然后,身体往前一耸,一阵巨大的欢喜奔涌而来”。在《生死疲劳》描写转世后各种动物的众多理由里,突出动物的野性的原始驱力当然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但莫言中后期作品中,原始的野性不再被赋予绝对理想的光环。至少,莫言对性爱描写的语言更加具有某种张力,而不是单向的赞美。《生死疲劳》靠近结尾处对于蓝解放和情人黄互助的后进式性爱姿势有这样的描写:蓝解放“希望能够与互助面对面做爱,她却冷冷地说:‘不,狗都是这样的姿势。’”在英文里,这样的性交体位就是称为 doggy style(狗式)。狗当然代表了那种褪去了文明束缚的原始性,但“冷冷”一词也多少暗示了这种动物性所蕴含的激情缺失。《丰乳肥臀》里也有

“母亲被高大膘子抱进了高粱地……”的描绘,但却是遭威胁的诱奸。而《红高粱》式的男女欢爱场景在《四十一炮》里也重新出现过一次,“我”目睹了父亲和情人野骡子姑姑偷情的场面,同样是从一个童年的视角出发的:“父亲的手很野蛮,很强盗,它们仿佛要把野骡子姑姑的屁股和奶子里的水分挤出来似的”。但莫言又写道:“他们的身体开始发光了,蓝幽幽的,好似两条鳞片闪烁的大毒蛇纠缠在一起”,“好像我的父亲和野骡子姑姑,包括我这个旁观者,都在干着罪恶的勾当”。同时,因为在小说里,叙事者是在给大和尚讲故事,因此也立刻意识到了这个色情段落应该及时停止。可以看出,偷情、情欲不再被描写成身体解放的宏大叙事,而是蕴含着自身的罪恶,甚至虚无。当那个疑似野骡子姑姑的女人解开大褂露出乳房来诱惑“我”时,大和尚“似乎已经圆寂”。

《红高粱家族》之后,莫言小说中大量的性爱关系大多是以女性为主导的。《酒国》里李一斗那个乳房挺立的岳母(妻子的养母)娇媚地勾引了自己的女婿。正如《丰乳肥臀》在描写鸟儿韩与上官来弟的性爱场面时所说:“女人的衣服是自己脱落的,男人的衣服是被女人脱落的。”小说描写大姐、二姐的生父“姑夫惶惶不安地站起来”,而母亲上官鲁氏“却像一个撒了泼的女人一样,猛地把裤子脱了下来”。《檀香刑》里的孙眉娘“每天夜里都梦到钱大老爷与自己肌肤相亲”,最后忍不住来到县衙,主动投入了钱大老爷的怀抱:“只有四片热

作者简介:杨小滨,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唇和两根舌子在你死我活般地斗争着,翻江倒海,你吞我咽,他们的嘴唇在灼热中麦芽糖一样炆化了”。这个性爱场面以热吻为高潮,可以说具有莫言小说性爱描写的典型特征。《生死疲劳》里的二十岁的姑娘庞春苗,也是主动追求了“四十岁的、半边蓝脸的丑男人”蓝解放。莫言对他们之间第一次亲昵的描写仍然聚焦在热吻上(尤其是有这样的前提——蓝解放和妻子从来没有接过吻):“她的嘴唇在我嘴里膨胀着,她的嘴巴张开了,一股犹如新鲜扇贝的鲜味儿布满我的口腔。我无师自通地把舌头探进她的嘴里,去逗引她的舌头,她的舌头与我的舌头勾搭在一起,纠缠在一起。”这个“鲜扇贝”的舌吻比喻在中篇小说《战友重逢》里变异为“海螺”：“她猛扑到我身上周身发烧像火炭一样张开那大嘴巴喷吐着甜丝丝儿的发面馒头味道来找我……我拱开她的嘴唇启开她的牙齿把她的舌头吸出来像吃海螺肉一样她的舌头也是肥嘟嘟的跟海螺肉的味道基本差不多”。可以看出,莫言用“肥嘟嘟的跟海螺肉的味道基本差不多”这样的词句具有强烈的喜剧色彩,解构了1980年代中期性爱描写的浪漫意境。

除了接吻外,莫言也十分热衷于描写女性乳房,在《十三步》里就描写了一个中俄混血、被昵称为“大奶牛”的屠小英。莫言也常常使用堪比“海螺肉”这样出其不意的怪异比喻。比如《食草家族》描写女学生“两颗乳头像两只乌黑的枪口瞄着教授的眼睛”,《丰乳肥臀》竟然描写马瑞莲(即上官盼弟)“沉甸甸的乳房宛若两座坟墓”,而女干部龙青萍“的双乳,仿佛两个铁秤砣”。《丰乳肥臀》是对乳房的最集中表现,因为小说的主人公上官金童是个性无能的恋乳癖。从这个意义上说,阳衰的男性更衬托出阴盛的女性。《四十一炮》里的叙事者罗小通也屡屡在女性胴体前怯场。但莫言的叙述语言依旧肆无忌惮,比喻出奇,并不将女性身体刻意浪漫化。比如《丰乳肥臀》的叙事者长大后最初目睹的是“肥胖臃肿”的乳房“猖狂地跳动,宛若两只被夹住尾巴的白兔子”,而后“男人毛茸茸的大手伸进了女人的衣裙内,抓住了一只肥乳”。可以看出,莫言越来越倾向于将情色美学与性爱丑学结合在一起,但这并不是对性爱的诋毁,反倒是对它古怪面貌的另类赞美。在《丰乳肥臀》中,上官金童当选为“雪公子”,摸遍了一百二十个女人各式各样的乳房,有的“像刚出笼的小馒头”,有的“像不驯服的母鸡一样咯咯地叫着”,有的“像性情暴烈的鹤鹑”,也有的“好像藏着两窝马蜂”。这些乳房对他产生了电击般的魔力:“两团温暖的、柔软的肉,触在了我冰凉的手里。我感到一阵眩晕,幸福的暖流通过我的双手,迅速传遍我全身。”直到最后来了那个叫做独乳老金的女人“像小猪一样哼哼着,猛地把我的头揽到她的怀里,她的燃烧的乳房烫着我的脸”。莫言花了数百字描写她“像生痘的公鸡一样,灼热,嗤嗤地冒火星”的单边独乳,可以说是将既病态又茁壮的女性性感表现到了极点。后来,正是独乳老金用“灌满了浆汁的、像金黄色的哈密瓜一样的乳房”哺乳了上官金童,“当他

颤栗着含住她、她颤栗着进入他的嘴巴时,两个人都像被开水烫了一样,发出了迷狂的呻吟”,“强劲有力的乳汁的细流射击着口腔”——通过恋乳抵达了性高潮的巅峰。

无论如何,莫言小说里的性爱场景基本没有生殖器官和交媾场面的具象描述,像《丰乳肥臀》里写上官来弟“把两腿分开,折起身体,搂住了鸟儿韩的脖子”,“鸟儿韩的屁股不停地耸动着,在他的前边,上官来弟高高地翘着臀部,她的双乳在胸前悬垂着,晃荡”,就已经是非常直接了。究其原因,莫言所要强调的是性爱过程中的嗅觉、味觉和触觉等,比如《丰乳肥臀》里上官来弟在鸟儿韩那里闻到的“身上蓬勃如毛的野草味道和清凉如水的月光味道”。

在莫言的小说里,也不乏将性爱和身体描写与文化探索和社会批判结合在一起。《丰乳肥臀》里的瑞典传教士马洛亚(上官金童的生父)就用圣经般的语言赞美母亲的乳房:“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你的肚脐如圆杯……你的双乳好像一对小鹿……你的双乳,好像棕树上的果子累累下垂……”政治社会的历史也在女性身体上获得体现,小说中的公社干部传言一个女特务“把电台藏在乳房里,乳头就是电极”,反映出文革时期阶级斗争宏大叙事中的荒诞图景。而对改革开放时代“丰乳大赛,乳罩大展销”和“国际乳房节”的描绘,对“以大老板汪银枝的奶头为证”的“独角兽”牌乳罩的描绘,则与余华《兄弟》下部里的处女膜大赛和丰乳霜推销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司马粮和女演员之间的假怀孕讹诈,避孕套索赔等情节也揭示了性爱关系在当代社会中的异化状态:性爱元素不再是人性的直接表现,而是社会生活的荒谬换算。

在《四十一炮》里,兰大官的性爱活动成了罗小通开炮的目标。在《酒国》里,性爱的混乱或错乱面向获得了极端的展示。小说一出场,陌生的女司机就猛烈地回应了侦查员丁钩儿的索吻:“女司机突然涨红了脸,用吵架一样的高嗓门吼道:‘我他妈的吻吻你!’……他感到乏味、无趣,便把她推开。她却像一只凶猛的小豹子一样,不断地扑上来,嘴里嘟哝着:‘我操你二哥,我日你大爷……’”《酒国》对性爱关系的讽刺式描写达到了极致,性爱彻底失去了美好的光环,成为人际关系中错乱的构成。比如“亭亭玉立”的女司机“用手托着乳房说:‘怎么样?’”的时候,侦察员的回答是“不错”和“继续观察”。甚至女司机“叉开双腿,能打开的门户全部打开了”之后,丁钩儿被咬的“舌尖便暴发一阵刺痛”,到最后女司机“剥掉他的裤衩”后“来了一个扫堂腿,打得他四爪朝天摆在地毯上”,“纵身骑在了他的肚子上”。小说中最荒诞的,当然是他们这次奸情当场被捉,而女司机的丈夫正是侦查员前来调查的疑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莫言小说中的性爱描写从浪漫激情到狂乱滑稽的多色光谱。

(责任编辑:庄园)